



阿里斯托芬評傳

雅尔荷著

阿 里 斯 托 芬 評 傳

〔苏联〕 雅 尔 荷 著

李 世 茂 譯
臧 仲 倫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В. ЯРХО
АРИСТОФА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69 字数9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插页4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7)0.50元

一九五四年，全体进步人类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紀念世界文化的卓越代表之一，偉大的古希臘喜劇家阿里斯托芬誕生兩千四百周年。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和古希臘的其他文学艺术著作一样，構成了人类創作成就的世界宝庫中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在奴隶社会条件下生活和創造的古希臘人，在科学和艺术的各个不同領域中，表現了自己的天才和全面發展的天賦，从而奠定了現代欧洲文化的基础。

深深地确信人，对和諧而完整的个性的理想，对世界抱着明朗乐观的看法——这些都是古希臘古典文学艺术的固有的特色。在进步人类反对中世紀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希臘文化的这些特点，提供了广泛利用希臘文化的可能。恩格斯写道：“拜占庭灭亡时所救出来的手抄本，羅馬廢墟中所掘出来的古代雕刻，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臘的古代；在它的光輝的形象面前，中世紀的幽灵消逝了。”^①

在整个历史时代中，古代的遺產是作为进步文化中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四頁。

有助于推动人类前进的、永远生气蓬勃的一部分而被人们承受下来的。

“这美丽的希臘，对我们来说，难道它已经死了嗎？”別林斯基在自己一篇早期的論文中写道：“难道希臘庙宇的遺迹及其庭柱的廢墟，不是向我们证明了庙宇規模的和諧和它們富丽堂皇的外觀的最初的美嗎？……难道‘伊利亞特’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僵死的字母，是一部永远死去的，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意思和自己过去的意义的緘默的著作，而不是極其理智地欣賞全世界最优美的艺术作品的，生动的幸福的泉源嗎？难道希臘人的生活不是作为一个因素进入我們的生活中嗎？难道我們沒有像接受合法遺產似地来接受它嗎？……”^①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文化曾予以高度的評价，并且十分熟悉古代文化。他們不仅揭露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社会經濟本質，指出与此有关的、在古代世界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制度的特点和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解釋了为什么在社会关系不很高的水准上所出現的希臘文学艺术“还繼續供給我們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②

① “別林斯基选集”（三卷集）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四八年版，第一卷，第四二七頁。——原注。

②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五頁。

古代的文學藝術遺產在蘇聯受到高度的重視。

偉大的列寧曾教導蘇聯人民小心保存古典文化的遺產。列寧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經常運用神話、古代歷史和文學作品中的形象。^①列寧在“哲學筆記”里對古代哲學家的天才評價，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意見同是研究古代哲學的基礎。

為了用象徵的形式來說明共產黨與人民保持緊密聯繫的必要性，斯大林曾運用過關於神奇的勇士安泰的希臘神話。

尖銳的、極其現實的政治喜劇的創始人，杰出的古希臘戲劇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在古代的優秀文學著作中占有一席光榮的地位，因為這些喜劇提出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問題。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劇中反對將財富集中到個別公民手里，反對在當時爆發的希臘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阿里斯托芬的喜劇揭露了奴隸制城邦的富有的當權的上層份子，因為進行這次戰爭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而且還譴責了戰爭政策，同時將希臘各民族聯盟和友好的政策與它相對照。阿里斯托芬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兼愛國者，詩人兼公民，將自己的巨大才華為崇高的社會理想而奮鬥的政治諷刺作品的偉大的大師。

① 參看賓丘克：“列寧著作中的古代形象”（“國立托姆斯克大學學報”，一九五三年，第二〇期，“文學問題”，第十九—一五三頁）。

——原注。

直到我們今天，这位偉大的喜劇家的作品犹保存着自己的意义。“保衛和平”杂志在論述这位古代詩人时曾写道：“……他那种坚定的勇气在战争时期，在一个战斗情緒狂热的城市中，公开表示热爱和平；虽然他成为攻击的对象，他仍本着公正的态度和坚持不渝的精神維護和平。这一切以及許多其他的品德使我們理应向他表示敬仰和爱戴。”①

著名的和平战士、比利时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最老的活动家伊莎貝丽·布倫姆在接受斯大林国际獎金获得者的獎狀时，她为了說明“妇女在与战争威胁作斗争中的作用”：曾提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呂西斯忒刺特”，并引用了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为停止希臘各城邦間的內战而活动时所說的話。②

苏联文化艺术的著名活动家曾屡次提起阿里斯托芬的創作遺產。十月革命后的初期，盧那察尔斯基在考虑苏联戏剧的發展道路时，曾写道：“我們多么希望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在工人劇場里占有一席自己的地位，因为喜劇是評論当前社会迫切問題，而且又把这种劇場上供人消遣的材料提高到典型的、永恒的地位。”③果然过了几

① “保衛和平”（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七号，总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頁。

②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苏联“眞理报”。——原注。

③ “苏联人民教育部記錄彙編”，一九一七年第十一——十二期，第五〇頁。——原注。

年，在聶米洛維契—丹欽柯的指導下，莫斯科藝術劇院音樂學校的舞台上極其成功地演出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呂西斯忒刺特”。在進行這件工作時，聶米洛維契—丹欽柯看到了阿里斯托芬作為人民詩人的偉大，因為詩人無情地嘲笑了他那個時代的希臘的弱點和缺陷。聶米洛維契—丹欽柯不同於藐視阿里斯托芬的喜劇、把它當作滑稽戲看待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文學家，他特別強調喜劇裏面的“包含有社會哲學和政治性問題的深刻、明顯的內容”，“構思的永遠的深刻性及這種構思的體現”。①

世界和平理事會紀念阿里斯托芬誕生兩千四百周年的決議，得到了蘇聯科學界和藝術界的熱烈響應，這證明蘇聯人民對古希臘的偉大詩人懷着深厚的敬意。

當然，現在也沒有必要使阿里斯托芬作品現代化，掩飾它們的複雜性和矛盾性。

阿里斯托芬喜劇出現的歷史時代是複雜而矛盾的，當時的階級關係也是複雜的，因此詩人的喜劇形式也獨具一格。阿里斯托芬喜劇是世界藝術中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學喜劇，它和宗教儀式以及崇拜偶像的節日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遺產，如同一切真正的藝術作品一樣，雖傳諸千古猶屹然存在。偉大的希臘喜劇家的作品對現代文化來說具有永垂不朽的意義。

① 馬爾科夫：“聶米洛維契—丹欽柯及其命名的音樂劇院”，列寧格勒，一九三六年，第六八頁。——原注。

我們如果不估計到产生阿里斯托芬喜剧的那些社会关系的特点,就不可能了解他的喜剧。

阿里斯托芬創作的时期——公元前五世紀末叶至公元前四世紀初——正是雅典奴隶制民主的危机时期。

这种国家政体形式出現的历史前提,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在阿提刻区域——希臘的小行政区——建立奴隶制国家的时期就已形成,而这行政区的中心則是雅典城。

在整个公元前六世紀,在阿提刻所进行的人民——农民、手艺人、商人——反对反动的世襲貴族的斗争,直到公元前六世紀末尾时,才以民主力量初次获得巨大的胜利而告終。所謂克勒斯忒涅斯的改革便結束了貴族的統治,同时也消灭了氏族制的最后殘余。“現在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階級对抗,已經不是貴族与平民之間的对抗,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間的对抗,無权的居民与公民之間的对抗了。”^①于是有階級的奴隶社会便代

替了氏族制度。

对当时来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胜利，比之于氏族制度，是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这种胜利也即意味着过渡到新的、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原始公社制度下的生产力水平低到这样的程度：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形下，把战俘变成奴隶并没有什么意义：他所获得的一切，也必定被他自己吃掉。因此，在依靠良好的自然条件而生活的公社里，战俘被列入部落的成员之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俘则都被杀掉。

另一种情况则发生在后期的、高级阶段的氏族社会里，那时候已经会饲养牲畜、耕种田地和制造金属器具。现在，奴隶劳动和消耗的劳动生产力比较起来，已能有某些物质财富的剩余。因此，奴隶制度便保证了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群众和为数不多的只是支配奴隶劳动的自由民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由于这个原因，自由民便获得空闲时间来从事贸易、管理国事，乃至研究艺术和科学。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一四页。

忘記，全部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智慧的發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在这状态中，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認，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①

在古希臘，国家政体的特殊形式是植根于剝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这种政体形式萌發于原始公社制度，并为自由民保存了一些与某种孤立的集体相类似的地方。希臘人用《POLIS》这字来表示这种独立城邦。古代城邦的特点也就在于它被公民看作是与奴隶群众相对立的，而又是平等的奴隶主的整体。“这就是城邦里活躍的公民的共同的私有制，他們不得不在奴隶面前保持这种自然出現的团体的形式。”②

因此，雅典城邦对于小部分自由民和对被剝削階級——奴隶——的專政來說，具有民主的極其鮮明的階級性。

艦隊上使用奴隶——作为搖櫓的人和船上最低級的僕役。他們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在归城邦所有的劳里翁銀矿里劳动。奴隶劳动的价格很低廉。公元前五世紀后半世紀，著名的雅典富翁尼喀阿斯每年租給銀矿一千名奴隶，每天从每个奴隶身上可得到一个俄玻罗斯（相当于四个戈比）的租金。这项交易使尼喀阿斯本人每年能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六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十二頁。——原注。

有一万四千多盧布的純收入。

当然，只有少数如尼喀阿斯之流的雅典人才拥有成百名奴隶。位于中層以上的人，每人通常有十二名到十六名奴隶。而極大部分雅典人每人只有兩三名奴隶，这些奴隶被当作家庭的僕役、农务上或手艺上的帮手来使用。

在这里应当特別指出，直到公元前五世紀末，农民或者小手工艺工人的劳动并没有被奴隶所排挤；那些在后来作为羅馬农业特征的巨大的大地产，是阿提刻从来也没有的。馬克思指出：“自耕农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当作支配的通常的形态……在古典的古代的最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經濟基础。”^①

正是这些雅典的小私有者，由于克勒斯忒涅斯改革而摆脱了貴族压迫，并在历史上第一次踏上社会政治活动的舞台。公元前五世紀时，自由的土地所有主的团结和巩固，便决定了社会和文化的蓬勃高涨。

雅典民主制社会基础的巩固，使它在公元前五世紀上半世紀的希波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阿提刻农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城邦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因为他们組成了一支重甲兵，英勇地抵抗了侵犯希臘的波斯大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第一〇五三頁。

帝大流士的軍隊，并于公元前四九〇年在馬拉松一役歼灭了他們。同时生产力的發展使雅典公民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艦队，这支艦队曾率領希臘各城邦联軍与波斯艦队作战。公元前四八〇年在薩拉弥斯和公元前四七九年在小亞細亞沿岸密卡勒海角的胜利，雅典艦队起了主要的作用，从而永远摆脱了波斯侵襲的威胁。

雅典海上胜利的另一个結果是：希波战争年代中，在雅典和爱琴群島上的許多小独立城邦之間，建立了所謂“海上联盟”。最初，每个城邦必須供应联合艦队一定数量的战艦和船員。后来漸漸地就規定雅典各盟邦应繳納一笔相当于战艦价值的款項。

于是各盟邦便把銀錢繳入公庫，从公元前五世紀中叶起，雅典人把公款运回本国，并开始自行处理这笔錢。

作为交换条件的是：雅典人保証替各城邦进行海上防御。后来盟邦了解到他們是用自己的独立来換取軍事保障，因此其中有些成員就企圖退出联盟，而雅典人則用武力来鎮压那些不滿的城邦。因此，島嶼城邦那克索斯、优卑亞、列斯堡要求收回自己独立权的企圖，便受到了坚决严厉的鎮压。

雅典人用帶头击退波斯人之举，以及对希臘所树立的功績，来証明自己在“海上联盟”中占据首位的權利是正当的。可是暗地里他們对自己一点也不隱瞞，他們对盟邦的支配权就是公开的暴力。在古代历史学家修昔的

底斯的著作中，雅典民主派首腦伯里克里斯曾說過：“你們的支配權已具有虐政的形式；奪取它則被認為不正義，放棄它又有危險。”^①

雅典對外政策的勝利是與國內民主制度的繼續鞏固密切相關的。那些以自己的戰績而取得祖國自由和獨立的人們，也要求取得他們治理城邦的政治權利。雖然地主貴族的殘余在與日益鞏固的人民的殘酷鬥爭中，有時也能占上風，可是他們政治統治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民主派對還在貴族手裡的“战神山法庭”這一國家機構，曾予以致命的打擊，因而徹底破壞了它的政治影響，並確定了民主機構的統治。

雅典公民大會，現在完全實現了雅典的最高立法權。它決定戰爭與和平問題，支配國家經費的支出，選舉每年替換的政府官員，以及听取關於國家事務的執行情況的報告。

公民大會的行政權和事務準備工作是屬於“五百人議會”的。它的成員系用抽籤辦法在每一族中選出五十人（阿提刻共劃分為十個族，每一族為一個大的行政單位）。選入“五百人議會”的公民，在整整一年當中，因執行社會義務，可領到國家津貼。因此，連生活上最不安定

^① 修昔的底斯：“希波戰爭史”，莫斯科一九一五年版，第一卷，第二章，第六十三節。——原注。

的人都可以被选作議員，从此他們就不必再为飢餓或者自己的家庭可能餓死而擔憂，因为發給他們的津貼足夠維持一个中等家庭的生活。参加陪审法庭，高級审判权力机关（这是雅典民主制最富有群众性的机构），也同样領取報酬，——每年参加法庭审判的共达六千人。

如果把無数細小的行政职务——所有司庫員、文書、港口、市場、衡量等管理員，以及駐在其他城邦里的雅典国家的全权代表等人——总共約一千五百人左右——計算在內，那就十分清楚，在有服兵役义务的男性居民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大約有三万人，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参加了治理国家的职务。

雅典民主制在古代世界里，乃是依靠公民广泛积极性的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形式。雅典人自己十分了解，修昔的底斯借伯里克理斯之口所說的庄严华美的語言所要証明的是什么，他說：“在我們这兒，一些人既能照顧自己的家务，也能从事国家大事，甚至連埋头于其他事务的公民，也决不是不了解国事的。只有我們才把那些根本不参加城邦活动的人，認為是忙于工作和劳动，同时又無益的人。”^①

在个性自由發展的条件下，以戏剧家埃斯庫罗斯和

① 修昔的底斯：“希波战争史”，第一卷，第二章，第四十节。——原注。

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历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的名字为代表的雅典文学兴起了，并在公元前五世紀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古代世界最进步的哲学（古代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德謨克利特在强大的雅典境内生活和写作。在雅典民主制繁荣时期，衛城上建筑了庄严的雅典娜大庙和前門，并出现了菲狄亞斯的雕刻像和波呂格諾托斯的圖画。

可是絕不能忘記这一点，雅典民主制只是对少数人实行民主。

例如，奴隶沒有任何政治权利。他們不得参加公民大会；倘若傳奴隶出庭作証，奴隶要受了拷問之后才能提供証据，因为一般人公認奴隶的天性就是如此：只有肉体上的疼痛才能从他們那兒逼出真实的口供。

可是即使在自由民中間，也远不是全都享有政治权利，例如，从希臘其他城市来的、在雅典主要从事貿易的侨民，即不能当选担任国家职务。妇女也沒有任何政治权利，万一發生什么訴訟——如关于遺產糾紛及保护人濫用未成年人的財產等事，必須由丈夫或者弟兄，或者任何关系較近的男性亲戚代表受損失的女方出面。

由此可見，雅典民主制是十分复杂的、矛盾的現象。它在希臘的古典时期^①是最进步的国家形式，同时也是

^① 指公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

剝削者对奴隶和盟邦的專政。此外，雅典平民本身在社会关系上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群众。

商人、刻石工人、城郊农民、城市手艺人、軍艦上的掌舵手和市井小販——他們都是雅典平民，在举行公民大会的日期，他們全都到市集上去，每逢节日，他們都上庙宇去，到酒神劇場去看新上演的悲剧或者喜剧。而且他們的社会經濟利益也不是永远相同的。阿提刻的中等地主，小塊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在一小塊土地上栽种橄欖和葡萄，而在希波战争时期，他們便作为装备重型武器的战士——重甲兵——参加作战，并在馬拉松和普拉泰亞战役里，捍衛过祖国的独立。雅典强国的繁荣給他們帶來了显著的利益：因为阿提刻的含石灰質的土壤生長的庄稼不好，可是雅典的海上威力却保証替农民从黑海沿岸运来廉价的谷物。农民們則出售橄欖油和葡萄酒来換取谷物。其他商品当时也从世界各地运到雅典；这点，在古阿提刻喜剧家赫耳弥波斯流傳下来的一个喜剧断片中，曾贊美地叙述过：

刻瑞娜送来了劍柄和牛皮，
从赫勒斯海峡沿岸运来了鯖魚和咸牛肉，
由意大利运来牲畜和用小麦粉做的粮食；
……从叙古拉替我們弄来了西西里的猪和干酪，
……还由埃及运到船艦用具、麻布和蘆草紙，
从西里斯运来了香水……